湯若士先生小品弁首

垂髫讀制舉義知先生已

奪瞿唐之席已讀四夢則

又扼高王關鄭之吭而結

其舌蕩乎才誠海若哉然

H. H. MAU CHINESE LIBRARY

使先生不以其才與廬陵
臨川永豐維列而四知先
生未已也因取先生集丹
黃之其思玄其學富其才
宏似欲翻高深峻潔之窠

臼另以博大瑰麗名彭蠡之濤風雷奮而天地浮匡廬之瀑珠璣噴而瑤玫落句鐃蕖艷字帶蘭芬不又舍歐陽曾王别樹一幟哉

亐謂歐陽轉卑弱之氣開
雅醇之先爲春曾王掣歛
氣多爲秋爲冬而先生則
爲夏當遜王而爲君不與
學士騷人爭旦夕聲也抑

能夏則大而獨取其小將無不盡其才歟亏曰芥子須彌亏正欲小中見大

旹

崇禎壬申冬日雨侯陸雲

龍題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賦

○○○銅馬湖賦
○○○庭中有異竹賦
○○○瘵鶴賦
○○○匡山館賦
○○○懷人賦
○○○樓風亭小賦有序

序

○○○岳王祠志序
○○○李超無問劍集序
○○○合奇序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丘毛伯稿序
○○○袾宏先生戒殺文序
○○○調象庵集序
○○○耳伯麻姑游詩序

○○○楊德夫詩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湯若士集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題詞

○○○牡丹亭記題詞

○○○溪上落花詩題詞

○○○邯鄲夢記題詞

○○○南柯夢記題詞

○○○蕭伯玉制義題詞

記

○○○宜城令姜公去思碑記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文

○○○栖賢蓮社求友文

說

○○○秀才說

頌

○○○滎河公頌

尺牘

○○○答王宇泰
○○○復門人藍翰卿
○○○答岳石帆
○○○別淲太僕
○○○復劉郡伯
○○○與岳石梁
○○○答馬心陽
○○○答陳如吉給諫
○○○寄李爾德

〇〇〇答吳徵如大參

翠娱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卷一

臨川湯顯祖若士著

仁和江之淮道行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銅馬湖賦為友人金壇鄧伯羔作

若有人兮鄧林。懷悠悠兮子衿。卧仙壇於谷口。封天湖之水心。谷口兮流瓏。水心兮殘照。山中人兮何之。去滄波兮獨釣。若乃春風不定。春流正寬。紅鱗試子綠草。迷芊攬芳洲兮杜若。倚垂楊之釣竿。受夫文萍既合。珠荷未卷。麥雨飛來。蘭風溜轉。苕。

淡蕩如春風

淸妍有致

磯之迹全蕪竹嶼之絲半展至如白露霞明綠淑風清肥魚正美石鷹栽鳴靡芳桂以為餌泝蒹葭之盈盈況復素雪紛飄玄池寂寥皓明湖其未凍詎幽山兮見招漱寒流而豫蘭聊卒歲以逍遙坐飛闌之曲碕步澄灣之板橋眺魚臺於月夕移翠篠于霞朝玩洗精乎在藻寧紛波乎市朝厥土王生長為釣侶比目雙抽文竿對舉鱠彼嘉魚陳其芳醑厭玄洲之共學憇長楊而並語側微棹于歸風濯煩纓于逝渚其釣維何載遊載歌歌曰水國

波臣漁父賢人蒼梧兮浙水黃河兮衛津並垂顯
於巨獲亦見巧于纖綸玩芳湖之銅馬異昆明之
石鱗不羨來提之王維澆去王之塵淛水連天亭
間釣船豫章之魚項刻陵陽之鯉三年既就淺兮
就深亦載浮兮載沉餌何為兮魴旨釣何為兮香
金鏡水中而容與莞澤畔之沉吟苟濠魚兮可樂
計相忘乎直針

新翠兮濯文荇于寒流輕楊兮蕩纖綸于惠風

竹能自全亦異也

○○○庭中有異竹賦有序

大學東廂向南君子亭兩偏皆竹面闌干外小方池池外砌植紫牡丹白芍藥數株中有一竹亭然砌上旁無附枝闌干之內側生一竹諸生疑此竹且穿簷而出當刮去大宗師戴公不許此竹竟從橫闌稍曲而上不礙也公嘆曰誰謂子無知矣援筆湯生立賦此兩竹

大學之英君子之亭度靈臺而選勝繞聖林而啓扃麗圜橋之璧藻薦方沼之文萍被素風以悠衍

承翠氣之葱菁魚相忘於在沚鳥載肅於高冥非游塵之所箸實君子之敢寧朱絃在御玉磬懸庭緒休閒於鼓篋肆靜謐以横經釆齊而歩其視呻畢靡亂其聽色載笑而嘉則張一弛以遺形釋纘綸乎几席縱流葢于軒檽幄垂雲之曼景帶積石之逶町綀粉飄而莫莫玄沚韻以泠泠何修叢之葺靄儼雙篠之伶俜在籓籠而矯雋信空虛之有靈顧湯生而命進授淇園之筆精對横箸以逝羨立函丈以經營沚上方臺雜卉羣栽丹華皎御素

是詞中佳竹

藥翻踏鶉亭亭而異覩照灖灖之檀欒挺碧鮮而
上峙擢岩嶢之翠竿復有宇下盤桓庭中偃蹇衆
疑萃于孤高謂妨檐而欲剪竟自由以委蛇挹清
池而迥展翫此篺之生成象至人之舒卷爾其爲
狀也虛中忌實疎節簡密臨流似淵依巖類逸貞
儷乎淑美之操直比乎君子之筆影防露以嬋娟
響應律而蕭瑟兹質當之一態未若負標而巧出
乃其芳根獨遠一慤玄通絶左右之葳蕤貫青熒
而在中匪臨深而表勁緊濬孑以明冲豈太山之

吁于爲象

可作太學生理

荏苒似高岡之梧桐若其迸石而立磬折傴僂下不礙干憑軒上不虧乎承宇毳有心乎雲步乍低迴而矯舉貴托根以自全異當門之鋤去故孤生者常直近人者常曲直有取于明心曲亦時而衛足明心靡遐衛足匪他一鸞一鳳一龍一蛇自歌自舞或屈或伸君子儀之素體圓神左右貞風學士如林薇吟蓁竹湜嗣青衿思徵而理可嗣風雅

○○○瘵鶴賦有序

大司徒王公北海樂亭人也聖亦如愚貴能存賤頫聞浮屠先移長者之車仰謝光塵即倒王公之屣見其公子本藍田之玉艶示以著述兼冊府之琢綴披讀其中有瘵鶴一記司徒公從御史遷大理時也途遘被創之鶴哀鳴馬首軒而瘵之長翼盈肌終不復去表君子之流慈偉仙禽之善托拙筆敬賦

夫何一皓麗之仙禽兮孕海隅之奇氣鼓壺喬之

清夷表頳玄而間藻逞丹素以明姿䟢象虬而振步形亞鳳以揚儀吐奇聲而嘐徹駕雲蹤其委虵薄幽林而不處飈平圃以高睨豈垂吭於貴粒將毹毸於昆池祟紅閒之離繳礷玉態以披離至乃華表摧雲蘭巖墮雪膺散紫胎之毛臆染蒐戎之血月羽全虧霜翎乍折落萬仞以逶驚逗千翎而横絕欻桂䊢之來遊會蒲且之見掇遂乃延頸伏地長鳴振天向流風而若訴庶歸仁今自全厥有碣石真仙孤竹名賢儷寶慈于桂史邁種德之庭

微雲淡月[illegible]有微致

堅霽霜稜于繡斧吹暖律于盧船在雲屯而叩搖逅震解以流謫公府之聰且止神皐之禽可憐遂乃駐此游龍收其病鶴類秦樹之鷩烏似雕陵之感鵲縱置文園留陪金閣擬儁格以難攄遲誼賔而眷托謝冲天之騏驥就投人之燕雀閔其半死半生借以一丘一壑飲以流丹之泉傳以艮金之藥俛仰顧神行遊顧樂弱骨重堅殷痕再合嬉同神王之翬怖異禪林之鴿戲葳蕤之瑣犀對氋氃之華楊爾乃素月蟾流清風螢亂繡箔催蛩關河

別鴈滴塗露以涼年耿微霜而夜半单隻誰儔逍遙無患聽遠唳于層霄聳素心于遙漢至若西北十五東南二八霞肆羣翔雲天永戾或取仙人之箭或寄西王之札動清唳于圜方寄奔想乎块北豈踈肉之難飛詎淺毳其如鎩低昂欲翥徘徊至曙憶虞人于藻田奉君子于蘭署非戀日以余羈寔秉心之維恕念酬環其莫展欲銜珠而未去寧希淇上之軒未羡緱山之御願終惠于階屏永畢生兮容豫

深情

玄綠丹頂之華涙風咽月之嚮

睐如聚米

○○○匡山館賦爲友人豫章胡孟弢作有序

孟弢本豫章之才子慕匡仙之舊廬結架山顛逶迤雲貌毎聚遠公之笑自號栗里之人白雪恒操玄風再暢余嘉其志包宇宙爲賦所居

美澤國之洪州奠江陽之名嶽柱北斗以崔巍鎮南條之廣邈爾其日月影射烟波沃漾積霧沈峯横雲矯嶂碎瀑珠寒香鑪翠颸竹影之金書自然樹杪之錢船無恙物死强梁人生弱喪空迷閬水之中不住靈山之上如何孟弢先我遊遨眉顔如

盡意氣眞豪河山不礙風雲自高書盈唐述賦滿邊檐鷚峯比峭鵠岸雙遙發匡后之寶牒覔吳嶝之金膏見白龍之時起聽玄豹之潛號搏空屏而虓艷寫石鏡於寒皐升降神肝吐納靈川林宜其兮欲雨人飄飄兮似仙仙家兮遊衍層陰兮疊巘覽祩丘而弗居孰入寰其更選借禪林之一丘搆丹房于九轉逗驂鸞于石梁尋飛鶱與敝艑天門之松側生華嶠之蓮半卷況復岩流自清藥樹恒榮留半空之霜雪隔浮世之陰晴長風夜作則萬

奇深宕寂之景盡矣

流俱響曉飋晨嘯則百嶺齊應朝飢則平湖上界瞑暗則彌山佛燈危可以頓真人之響策儷神區之赤城乃有辯才大士玄德先生邇襟靈之滌覽泛馨香而解縈妙吉對揚之地高真玄憩之楹振林木以長嘯憶蓮花之舊盟出淺見而遊戲捫重玄而迅征方遺蛻乎生品又何流鶩于塵情

逹山逶迤繡以松竹淡遠時具色相

○○○懷人賦 有序

懷樂安令沈公兼也兼美須顏有烟霞之致移令樂安彷彿王喬之在鄴實子明之化陵陽也入朝左遷于楚余亦下第過余咄曰義無不釋乎以子之姿太清太寧之氣也豫章廬山遠有匡俗近有顛張遠有徐孺子近有吳聘君高者鸞鶱天庭低者鵲起人世紛紛借計射策銷其年力珠彈玉抵君何取焉余時擁臥未荅眷其知已絕人矣歸南都中伏夜不能寐起坐月露

之中披懷作賦

悲夫天大地小飄其淳光日往月來流其迅景運審徙以疇覺物昭徂而遞警戢升淪于半氣覽衰隆于俄頃孰無懷而不傷在有情而必整雖美人兮滿堂兢勸余之修騁慚御世之無奇彙深流而縮縝趾鄧林而必枯詎冥山而見郢内熱愁焦長途畏影儻踦驚于青齡復遲徊于素領俟河清而海塵幾蒐鎖兮骨冷故知死之徒而欲生摽有君而用靜想盡者窮年觀冲者忘境羨往去之松喬

飄飄欲遠

識向來之箕頡務尊養以斷全疾銷聲而自屏佳
哉沈生海内廉貞德有曾鰌之實政留蒲客之聲
余方楊迹於公府沈亦垂翅於黔荆既同病而同
歎亦有胸而有情謂余姿之淑遠似扶輿之灝清
旣在人而靡頹亦何慕而不成曷不都捐赤臭之
路了涉清芬之程有豫章之丹釜有盧皁之金英
釋恬愉於性智一昭昧於寃營蠲無生以爲友拂
煩軀而頓輕止則風停動則雲征鬱兮纏鴈之騁
飄兮素鶴之迎豈不長消枝係永辭患鶩爾乃效

遐添悲憤

藩羊之靡決類纏蠶之自縈迷華韶于遠道爍靈根于短名已焉哉言之者無猜聽之者有懷經物情兮轉流泊生人世兮苦難諸索米長安之合走馬章臺之街豈若仙衢玄仗帝圃清齋金蘭之語無別琴尊之趣當乖鶡態雲霞之氣龍章土木之骸結遥情于荆越托遊真於海淮君門萬里人天一涯懷端易繞意藹難排西湖畫艇南都紫臺窓高月度幔卷風來緗青衿而送抱撫零露以傾罍每憶霏霏之娰語恒慚負負於仙才

悲悼之中英雄氣骨自存聊託想于忘名深勝
懷于知己直是組愁織恨

○○○吏部樓鳳亭小賦 有序

余生有涯物遷無極隨眕而流薄觸象而遷遅固有年目矣若乃南都選署餘姚沈君俞君磁州李君潮陽周君吳顧君王君余鄉朱君俱懷當世之才逸俗之度余並遊之其署南側有棲鳳小亭諸君綏頍之場也余醉其中忽憶紅泉別墅草樹如斯因爲此賦

遊龍巨川棲鳳名園蘋池薇畳竹町籠暄吹臺之梧對植墻河之桂雙掀杲多梅萸草則蘭蓀錦雲

披而花笑珠露零而葉翻地則銓流之署人非華競之軒況復選部羣公簡要清通並挺瑤山之幹俱韻竹林之風賞心惟會鏡影彌空緩帶而臨清燕搦管而和雕蟲可以永慶朝倫之穆均歡臣譽之融汰靈禁于草陌送柔抱于花叢芳尊之友無恙折揚之調謳工有如僕者周行有命孔德無容雖煥發于霞藻終睇眄于雲松也

聲噰噰其和雅秉的的而輝煌

自是將將者之一道

○○○岳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册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于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臬拜王祠下者貌而旣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愴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

王之死時
爲之

與曰韓蘄王可以並郭而王賢於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於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姪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畧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以詔還王以

真能尚論若

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俛而逆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王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葢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蕭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軍洒然無疑晝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爲也勢不能也嗟乎古

今相弔豈惟高之於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如此論事方是置身于古人之中置心于古人之胸豈是持人齒牙恣己偏見。

拘之一字正屈原之過忠。

見其奇矣

數語亦是妝點也無

○○○李超無問劍集序

歳往浴佛有驢烏湯刺坐我堂東揖之知其奇留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間盡奇俠之氣一日問余何師何友更閱天下幾何人余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于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復過我則髮已覆頂額間矣曰先生言俠

不可竟行于世而予之俠猝未可除因而説劍爲天大將軍得度耳余笑曰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則巳雄然冒武冠帶長劍而就余有吳下諸生書乃始知其江陰文士李至淸也曰業巳去書生爲頭陀去頭陀爲將軍兮劍之餘時發憤爲韻語數十首來豫章題曰問劍先生宜有以訣之余笑而問曰既冠而娶乎曰未也然則劍不可得而問矣吳人而知干將乎其師鑄劍三年而金鐵之精不流夫妻俱入冶爐中而劍就干將夫妻不能自拔断

髮翦指而已。今子獨雄而無雌，而又奚鑄焉。生曰：先生其無戲。曰：非戲。曰：子謂必夫妻而劍耶。莊生說天子之劍，裹以四時，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陰陽者，夫妻也。若然者，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列子所稱，視之不可見，若有物存，或見影而不見光，乃是物也。然鑄此劍者，皆不能殺人。生嘗斬髮而為僧，亦知有不殺人之劍乎。殺人者非劍也。若吾豫章之劍，能干斗柄，成蛟龍，終不能已世之亂，不足為生道也。因為問劍答而并其詩

摹寫奇處。氣勃勃而逼斗。

○○○合奇序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與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數筆形像宛然正使有意爲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

奇無不合

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草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于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滅色皆浮沉習氣爲之魔士有志於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序中是爲奇勁奇橫奇清奇幻奇古其犯言鬼

語不入焉可知奇矣乃今所不可與言文者吾恐更不在拘儒在誕士覩鬼魅以驚人相與標奇甲勝拘儒耶會當有辨

是一可恨

〇〇〇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絕至爲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三兒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迷之以傳註括帖不得見古人縱横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爲諸生困未

三者具足錮人

皴蹉蹭蹬出没于較試之場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于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享未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胸腹無所厭餘耳目既各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頓盡而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季重者蚤歲遍受五經十歲恣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巳受靈氣于斯而世籍都

皇之子長

下徂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沂東上岱宗西涉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喉顒處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鋪咸在矣於以豁心神紓眺聽者必將欝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之間。靈心洞脫孤遊皓杳。蚤為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文心之所貽行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所至贊嘆盈矚故其為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甚充顏色甚悅縱焉

宜稱文中仙品

不淺惟恐其陋也恐短其氣既淺惟恐其不陋求熱才也說此天真之

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絢爲者如江霞之蕩林樾乍翕乍辟如崩如典不可廹視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著錄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絕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爲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宦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容而既以當塗令高第爲郎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屠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既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爲懷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爲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嘆

卽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讀季重先生集飄飄然左把太白之臂右擘長公之肩孤霞遠雲不帶人間氣色序不惟得其文情直已探其文源矣

論文訣語
文章了義

○○○序丘毛伯稿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飛焉可以無所不至當其蠕蠕時不知其能至此極也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劍舞善書者觀擔夫爭道善琴者聽淋雨崩山彼其意誠欲憤積決裂挐

只是得人意先

戾闗接盡其意勢之所必極以開發于一時耳目不可及而怪也吾鄉丘毛伯文頗類乎是其人心靈能出入于微形故其變動有象常鼓舞而盡其詞詞以立意為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經生之常意噩然而可喜徐理之固應如是也迫促刦牾案衍固獲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機足以轉之如毛伯者世之奇異人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盍闢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于大道善為典則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

奇文

以其文爲聖而師之然莫敢自名爲高弟子者而吾鄉毛伯在焉遺其滅沒之形收其靈異之氣世多疑霍林先生好奇士乃不類其所自爲嗟夫雖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爲率天下士哉顧士有所謂奇者必如吾鄉毛伯焉其可也

唯平能奇唯不露奇者能識奇此霍林之能授毛伯也徐理之因應如是奇云乎哉

○○○袾宏先生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雞自斷其羽悲而疑之后予從太常觀一犧齒長矣常先祭數日涕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後乃數人負之至庖門竟自嗜嗚躑躅死不成爲犧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若是况乎以食折財竟者乎夫太古食鮮如豺獺相祭巳亂矣中古粒食而不絕鮮至蜂蟬螘子亦爲聖人所食豈不痛哉此亦聖人生長東土習味內恕不能爲之斷矣末流至

痛即詈耶又削貧士之色

皆感至此戾矣哉

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動昏不可靈又使貧士流涎餂啖其側此非膏脂之累乃聖人不制之過也幸有西方神人因機止殺有如萬一禽魚復安橫目之心淨矣至云無始以來遞代相食取報人無信焉徵于余郡南青雲鄉有獵翠少年乃為一美人死後美人死時有大翠鳥如鷲出戶飛余先祖伯淸聞之嘆曰心精則化寧循其端翠精于怨猶能報人況盡于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耦耕斷內人珠翠飾恐犯為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

乎。善哉袾宏先生爲諸蟲流涕鴻臚孫君又爲精信廣流傳焉。粒爲癰疽勒方度殺業也

止殺原淸心養慈一助何必商及報復至曰肥不可動。昏不可靈。是現在報更可動人。其推敲貧士曰流涎餂啖想亦當自合其貪心。

○○○調象庵集序

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奇迫怪窘不獲急與時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遯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憒結過當而後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衝孔動楗而有厲風破隘蹈決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辨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東吳鄒公彥吉著調象庵

平瀾蕩漾秀色滿眼

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詩而諷之已異焉當其奥屬而起澒洞合沓勃聿琗粲可使霆發電駛魚跳鳥瀾猝不可得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泆切迭稽詣若晴雲穆雨堅車良駟逝不可得而厭也文則皆名岳廣川之環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駢其後彪炳渙汗要于足傳而大致有動于余衷者蓋公才具高偉于世故亹亹之業開濟有餘而心目太明神骨太峻于貴倨無所可下於夷伍無所可偕用此牽意而酬殆非頻頻所了蓋

情必有所寄

可得孰多

自是公之進退無恒而天山有筮矣嗟夫有高才而鮮資仕其與能靖者與折節抵巇非公所習則其鬱觸噴逆而雜出于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益其情也至于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而高其氣則當時之嶽嶽一世何如矣雖然世人爲其不可傳者而公爲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世能阨之於彼而不能不縱之於此然公復自號愚公而謂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廢病

廢游廢頃更以事佛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纍纍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爲興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神固有迫之而不能親遠之而不能去者聞元成本寧二公嘗過公所其亦以是諗之爾

英風灝氣爲來逼人殆亦爲集中寫其憤懣之氣

一語括盡

風雨併來

耳伯麻姑遊詩序

世總爲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蕩人意歡樂舞蹈悲壯哀感鬼神風雨鳥獸搖動草木洞裂金石其詩之傳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無所至而必曰傳者亦世所不許也尋常以此定文章之變無解者臥病罷客忽傳綏安謝耳伯遊麻姑詩數葉諷之古漢魏又無虧者耳伯始屬之溶溶英英旬魄陰壎有駘蕩遊夫之思可謂足音空谷循後有詩導

一章疊疊自言其致。亦神情之論也。嘻耳伯其知之矣。中復有記時江夫子升遐數語。若以死生爲大事。嘻吁。此亦神情所得用耶。水月疾枯宗復何在。唐人所云。萬層山上一秋毫也。偶爲耳伯敘此。

正爾寂寥。數語頗自快人。

匯選六朝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序

楊公本井絡之秀。體江漢之靈。育德鬱叢之區。耀頴峩眉之秀。固已苞結藝文。優游玄釋矣。遂撝藻天漢。騰輝日匣。彈楚服之歌。琴坐吳都之禮。署亦復端居多暇。翰墨時作。或是涼年獻歲。首夏蕭秋。撫鶯花而流悵。睇鴻雲而寄想。別有羣公飲帳。遊子河梁。夫離別之奇聲。究登臨之遠致。他若應眞東遊。雲氣西徃。懷仙緬竺。類有玄言。沉靈激韻。靡非清囀。吾友帥機。最愛上林甘泉洞簫諸賦。嘗曰。

蜀有楊君、世不減風流矣。夫楊君貌充而氣穆、聲和而蹈正。砥志雲屯。乘潛雨畜。若夫登高者大夫之餘、作賦者童子之技。楊君之業、蓋不在茲。楊君有言、相如惑于玄龍。吾家干雲、濡于紫掘。子淵隨于碧影。他雖有技、所謂博奕者乎。足以暢楊君之趣矣。然其搦管才情並諧、亦安可不傳也。余輭弱之資、與屬流獵閱有年。日蜀如楊君者、情途希覯之品焉。得咏淵作、敬敘而歸之梓矣。

簡勁有氣骨

凡時五行
系如此詳
核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漢儒疏五事以水爲貌而屬火于言誠不能無槪乎是今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恢瑰曲折者大氐水之爲也極焉而措之爲薪火以傳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其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屬藉其神明有至不至其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 國初大儒藏彝鼎

當今欲如何李亦自難

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明而氣不能無荼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久驅使稗襍以是爲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尚多有之亂而靡幅盡而寡縕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而世有悅之者焉華容孫公鵬初憂之嘆曰李何於斯文爲有起衰振溺功

王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流遁。長此安極
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剸量二公。爲法已久。不可以
失。而公又兼負才志。入讀秘籍。出視省奏。淹于今
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聚往畧。起唐虞以
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檃括十
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嗟夫。公蓋通博偉
麗之儒矣。至其爲文。封奏志序記牘歌咏。引繩步
尺。取裹厥體。勃溢者勢。而延豫者情。叩切者聲。而
流濫者致。賅此五者。故幅裕而蘊深。公之所以爲

文也藎江漢洞庭爲水淵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鶚首祝融爲火雄精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爲必傳傳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

七子亦不必拘拘步之要自不失其神貌亦可以王矣

只是情至

單言情

錢塘陸敏樹生生父訂

○○○牡丹亭記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

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情之所鍾在我輩善用情耳不極之死生夢覺與不及情者何殊然麗娘之用情得先生之摹情而顯

悟之所迸

○○○溪上落花詩題詞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予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爲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忞已而若有所會洛誦成河子墨成霧揮口横筆無所留難此獨未宜異也僧孺故拙于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早斷婚觸殆欲不知

艷冶中亦可說法

天壤間乃有婦人矣而諸詩長短中所爲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艷都成錯無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壚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僧孺不近壚頭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纓裙帶愁牽斷鎖得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姬墮馬一道香塵出馬頭金蓮銀凳緊相鈎僧孺未曾秣馬何識香尖春閨怨乳燕春歸玳瑁梁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

倒鉞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無亦定中慧
耳然予覧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
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慧
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後矣
敘處擷百花之奇英結處洒天女之奇蕚

○○○邯鄲夢記題詞

士方窮苦無聊倏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未嘗不憮然太息庶幾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將相飽厭濃酲之奉迫束形勢之務倏然而語以神仙之道清微閒曠又未嘗不欣然而歎惝然若有遺暫若清泉之活其目而涼風之拂其軀也又況乎有不意之憂難言之事者乎回首神仙蓋亦英雄之大致矣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婦遇主因入以開元時人物事勢通漕於陝拓地於番讒

搆而流讒亡而相於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爲之耳世傳李鄴侯泌作不可知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昏宦爲世主所强頗有幹濟之業覩察郟虢鑿山開道至三門集以便餉漕又數經理吐番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庇之爲匿泌於魏少遊所載誅召泌懶殘所謂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謂乎唐人高泌於魯連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意焉獨歎枕中生于世法影中沈酣噉囈以

至于死一哭而醒夢死可醒真死何及或曰按記則邉功河功蓋古今取奇之二竅矣談者殆不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路萬古歴然未應悉成夢具曰旣云影跡何容歴然岸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第槩云如夢則醒復何存所知者知夢遊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辯耳

大夢非在困阨與暢快中不易醒然造化非是富貴貧賤亦不能令人夢夢覺之先後則在人耳

只此數語已竟一本傳奇

○○○南柯夢記題詞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國。有南柯。此何異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贊云。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嗟夫。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為居食事耳。見其怒而酣鬭。豈不吷然而笑曰。何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視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舍人之詩曰。蟻王乞食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間何怨復何

吾彼

情為憂思

恩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為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存何家之可到哉吾所微恨者田子華處士能文周弁能武一旦無病而死其骨肉必下為螻蟻食無疑矣又從而役屬其鬼氣以為臣螻蟻之威乃甚於虎狼此猶死者耳淳于固儼然人也靡然而就其徵假以肺腑之親藉其枝幹之任昔人云夢未有乘車入鼠穴者此豈不然耶一往之情則為所攝人處六道中顛矣不可失也客曰人則情耳玄象何得為彼示儆此殆

二句作佛眞銓

不然凡所書禄象不應人國者世儒即疑之不知其亦爲諸蟲等國也爲知四天王地非偶然者客曰所云情攝微見本傳語中不得有生天成佛之事予曰謂蟻不當上天耶經云天中有兩足多足等蟲世傳活萬蟻可得及第何得度多蟻生天而不作佛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狹力有强劣而已

鴻苞一書包括三教四夢亦該括三教鴻苞似爲漸階四夢大啓頓門言幻言眞俱指南之車

時施亦不奇怪矣

〇〇〇蕭伯玉制義題詞

唐人有言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世奉其言以視士人文字苟有委棄繩墨縱心橫意力成一致之言者舉詫曰此其沸名已耳下者非其固有高者非其誠然乎少病此語必若所云張旭之顛李白之狂亦謂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第曰怪怪奇奇不可時攄是則然耳乎所友吉州人士最篤長者義理淳深少者亦復風氣雄遠緩急可爲世有故乎每見吉州人士輒喜寔不同餘州人也九月聽栁

南州纍纍然誦其名至泰和蕭君士瑋則啞然羣嘆曰此名士也予益爲之喜已乃知爲予邑南海葉侯所錄伯玉來謁謝而同陳大士夕予燕語冲然流溢今昔目中久不見如許客也明日得其文字十數首大致奇發穎豎離衆獨絕繩墨之外槃然能有所言非苟爲名而已大士曰方岳李公觀察葛公且爲伯玉刻此行之夫二公者上所証嚮閩人也而已爾則向所云不可時施者又不然矣夫不苟爲名而又可以時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奇怪不可常。而尋常寓奇怪。此乃眞奇奇怪怪。
文開合處。殊有古意。

〇〇〇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余識宣城令荆人姜君奇方孝廉時長者後余遊宣行水陽林樹修遠厨傳甚飭已又見其人士流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風快爲之欣然令數來攸攸如也令朝京師會余上試令故江陵相弟子師也不數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謝不敢當意令且計鼂寵遂之矣然令終用平徙得治粟郎已復貶山東小州屬監太山妃祠余異之葢去宣十年丞武林而病疽宣人聞之愁然趨比已宣人聞之

法本在形

脫然喜余又異焉。夫姜君者。亦蹇咢重進止。質行人耳。治縣當亦無有奇。何以思乎。一日宣父老諸生來言狀如之。且曰令無以予民。然善為條。如前役者長常署人田多者得收其房戶租常自入豪蕩比前徵後相補射為謾。卒發覺一人至負租百萬。犯至死。當戍邊者至一家九人。連年不决。遣令至乃與囚約能輒抵所負為除。不能遣。未盡十日囚空。更為法。行條編均里甲。里自徵輸。因以訖稅如程。至無可笞。故事吏贖常利金。得自與閒行其

十之三游聲不在民矣緩急無所旬令日若此所謂金生而粟死者也歲當侵柰何乃大治諸庾累穀至七萬餘石主以告良人然令在縣六年無凶

智士衛事先患民感患後

災後乃連歲水敗穀種流死然後以此不饑嗟夫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嘆曰然則何以遷無姝則諸生瞠然造前曰沈君與在時言之矣雖江陵相亦極知姜令賢然嘗謂其子令不與我親常衆見我後江陵相橫不肯持父喪問荊人士在都者當云我何聞獨姜有後言因以使去且夫仕宦遇合

所謂無赫之名者常致思

妙有敍舞風韻

者蔣也惠音者基也其時在上其基在下然則何以去十年而後思中一父老般仙飲湊而前曰始令之勤吾宣也食稗衣蔦亡晝夜忽忽勉循其民間勞疾苦與立纖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計而手條之乃至顔色黎霉耳目將廢一時流吏姍笑爲愚然至今號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後知之余不覺流聲歎曰若宣之民可謂能言其君矣百姓何負于長吏哉書之告後來者

有粟滿庾不以實槖有徑可媒不以措足拙宦

也。至人也。然陳自强以侫胄流竄。姜令循以郡丞終。且以去後具思。安知拙之不爲巧乎。

議論相接處。風急浪飛。山低林績。

入境者之自苦

因趣成趣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圓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卽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

所屬不足
雖以寺觀

古爲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
閭有觀凡寺十三盡入明以來大爲怙人割奪盡
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歸然獨完其田
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
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畾而歎曰臨川人之僧
開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
也于是郡弟子劉某晉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
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
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

爲此輩設篩詞正是推敲此輩

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于評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懽喜贊嘆曰此固我儕之福田也

嗟夫當作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眞有所惽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天下皆忙使

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于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

此一段方削結蹊只言之吉

生意方大

聞者奪以養百千萬億人其必無冀于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僕所爲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造來食于茲田者其亦有感于僕之弘願云

文字辨折處須令人無可伸喙以田而參頑禿何必奪此與彼想出一道字足以壓倒貪情其中必將猶將庶幾有之等語皆文字之靈妙處

想少不能制情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歲之與我甲寅者再矣吾儕在此爲情作使劬於伎劇爲情轉易信於痎瘧時自悲憫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非類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爲不多矣其于想也則不可謂少矣隨順而入將何及乎應須絕想人間澄情覺路非西方蓮社莫吾與歸矣昔遠公之契劉遺民等十八賢爲上首而康樂高才求與不許淵明嗜酒而更邀上名跡既遷勝事遂遠至趙宋省常

到來生隱心

昭慶之社虛有向王二相國名隱跡不著亦足致
慨於出世之難矣吾弱冠徘徊墜簪池上因而自
念異日投簪庶其在此四紀而餘因循未果邇欲
奮飛開蓮續社而故林馳傳頗礙棲遲諸所高深
去人大遠津梁一處允惟厥中則有唐少室山人
李公所隱棲賢故基谷林石淙雷動車震橋名三
峽循涯眺聽空寒應心五老雙流傾其左側龍淵
鹿洞趿其近間眞不盡之雲墟而無爲之盡垝也
中有平疇煖曲茶筍斯儲谷口江乘延接非遠興

言葺築無負初懷冬春間復聞九江分司錢塘葛公加意道業亟造依之龕成斯亭比戾章門葛公幅巾歸越而棲賢老釋樂恩寔來樂恩故有浮行可尚者旋告之故樂恩曰亦其時也高天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況此聚沫之軀懸輿之晷乎雖然非有同心安能久處曷若遂蹤林遠大啟宗雷庶使鸞鶴相依蘭菊無絕耳吾愧其言自惟素尚淺於淵明襟心廣于惠樂而敢擅嗣盟以滓前哲已而靜思有足述者晉宋之間世道奇側遺公夷

不期而至
悲之所生

迹諦交實深玄慮我明一家愢然道廣才度之士朝鍪交容慕類以悲感愴而集要之語嘿之通懷往來之大致矣且吾有二友湯嘉賓久愾嘆於棲賢岳潛初近勤施於昭慶茲之績斯盟也成斯役也二公首其許我乎嗟夫六臣蠡之名迹鉅矣宇宙之名流盛矣遺民逋隱必有周劉散騎舍人末之詮炳贊神明于匪妙委呂那于無常情有所必窮想有所必至苟懷千秋之寄者皆將有人于斯言耳

無對憖激之詞。無沉錮之𢚩。嚶嚶之鳴。實獲我心。
嗟乎不求夔龍而求林遠。終非英雄快事。

秀才說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則日新心含靈粹而英華外發行則有度言則有音易所謂黄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實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性之人亦未能盡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天命鮮能無太過惟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信者從之其言行之

疑者置之而已或曰目者士以道性爲虛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子與天下士日泮渙悲謌意何爲者究竟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思其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爲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視聖賢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未如世所才其才不

秀傳不云乎三折肱可以醫國[illegible]君眞之
頑鈍非秀斷蹏非才也須得一辨明庶不愧此
二字若不以才而以財則亦秀而非秀矣

栖楢棠字

〇〇〇滎河公頌、

華顛君子玄識先生。沉輝葆樸藻迹遺榮當無鑒
牖選僻攢楹。嘉陵是直岷江此横。銅梁寫照玉壘
流瑛纖羅畫漾蒨縠朝縈釀旋矯潤虹拖飲晴縈
流絳屬澄漪練平迴迴湊𥝱喬喬雲英陽崖曲抱
翠巘遥迎隼腸緬邈鵲尾經營攏匯西蜀委曳南
荆泉綃遶室雪錦環城玲瓏溯泚綽約連漪含潛
麗宛樂泌倫貞湧淪無詫冲溢寧許文藻可結瓠
瓜不傾侯嗣忠孝漁歌濁淸隱同薖軸貴異塵纓

璇源自拆、珠崎恒盈、縈河載頌、絡井流聲、

巧思曲筆、水繞山廻、且英英有色、

亦有所不必

儘是英雄

○○○答王宇泰

來教令僕稍委虵郡縣或可助三逕之資且不致得嗔宇泰意良厚第僕年來衰憒歲時上謁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貴人氣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餘年進士六十餘歲老人時與末流後進魚貫鴈序于郡縣之前鄙步而行伺色而聲誠自覺其不類因以自遠至若應付文字原非僕所長必糜肉調飴作衙衙中扁食令市人盡鼓腹去又竊自醜因益以自遠其以遠得嗔僕

固甘之矣所幸雞肋尊拳長人者或爲我一吷耳然因是益貧田可耕子可教利用安身僕亦有以觀頤也趙眞寧書亦語及此種種情事恍之兄能爲兄詳言之總非諸筆能盡

鐘鳴漏盡自應知止覺宇泰非愛我也

可砭老貪

遲歷而出

○○○復門人藍翰卿

不佞愚鄙歷落之士蔽石林而無覯思相藻以何言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眞人天際今文古文皆有大言小言俱來物鉛素於九流理筌玄於二氏居然不朽而在諸生然且探拾虛浮過自撟抯高山有客能通咫尺之書委土可師謬為函丈之敬初當之而汗聳既循之以心疑豈向若者眞有懷于望洋將巡方者偶留聲于牧馬眞龍何待假龍以生雲雨鉅蛇或負小蛇以示神奇豈大雅之故然

乃高明之作用如不倦者懶散筆研之外淘寫絲竹之間獨有停雲之思不絕臨風之典以君大有示我同人卽欲恃知巳獻千一之愚爲文人起百六之運其如空虛無以相益尊光祇以流謙一字爲榮九頓而謝

花對語而如笑

求解人不得

答岳石帆

兄書謂弟不知何以輒爲世疑正以疑處有佳若都爲人所了趣義何云似弟習氣矯厲嵬嵬者故當忘言郎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傷當自有不疑于行者在故當問所疑之人耳疑何足惜

涉世良箴

別沈太僕

明公渡江急不得見不知明公更得渡江否虎以懆齡龍以靜全花以上拔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

評 世語極快

取行不可以纍危虛以居之可以待時

語得老之髓

○○○復劉郡伯

恳以郡乘下詢意三十年中人物皆在耳目之前、鄉賢官以媚人何得依鄉作傳名宦人以媚官未審以何而名大可忘言細復何述若兵食雜志祇取各縣規條浹夕而成又無需立局也、

直是開不敢開之口志書可以不作、

○○○與岳石梁

知己之感

圖

石梁過我風雨黯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微暗二十餘年昆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險而泛濟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概見石梁如見石帆終不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離合景話數言欲了

○○○答馬心陽

妙爲解縛

南皐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便爲所弄矣此語

雖非其至差足豁人亦足轉奉兄破蹙爲笑

應是慰寂落不刊語

○○○答陳如吉給諫

朝論固如沸聖明在上終是君子多小人少但我輩不宜急以小人與人耳

忠厚之心遠禍之術彌亂之道

○○○寄李孺德

聞孺德成進士殊快以孺德恂恂孝友他日當不負此科名也吾輩初入仕路眼宜大骨宜勁心宜

平勿乘一時意興便輕落足後費洗汳也頤僕一

生拙宦而教人宦乎然亦以拙教也

平心一節非直新進所宜眼大骨勁恐亦是卿

用卿法可耳

○○○答吳徹如大參

門下冲年對日，壯節傾時，毓南國而麟趾自振，久稱君子之子，起東林而皐比獨擁，將日聖人其人，既玉色以揚休，亦黃中而通理，至如不佞放三年而兎逝，未能消積罪于公卿，偶一旦而嚶鳴，猶幸竊奉教于君子，爲俗乃時爲道，所容同病相憐，詎謂同明相照，我思我子，延陵湘澧之間，公眷幽人，靈谷柴桑之際，

矯矯見此老之崛强